

信仰访谈录

郑 雄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信仰访谈录

郑 雄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访谈录 / 郑雄著.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1

ISBN 978-7-5473-0550-8

I. ①信… II. ①郑… III. ①文化—名人—访问记—
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5379 号

信仰访谈录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7.25

印 数: 0,001-3,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550-8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自序

寻找中国的钥匙

——《信仰访谈录》缘起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20多年前，青年诗人梁小斌的这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曾经引发了无数中国人的情感共鸣。它道出了无数中国人痛彻心扉的一种感觉：“钥匙丢了”，如何进入前进的大门，如何走往前方的道路？

人们又坚定地以为，依靠中国人的智慧和坚忍，一定可以重新把钥匙找到。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20多年后，这把钥匙并没有找到。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从来就没有过那把钥匙。

难道，所谓的中国钥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中国结：昨日、今日和明日

如果现在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我和梁小斌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中国的信仰问题会在今天成为如此巨大的问题。

乍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的明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来解释。而我们的个人问题，我们的时代问题，我们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更是简单无比——

昨日、今日和明日——本世纪初，一个名为崔永元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两个分别叫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工作者，用这个题目演出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农民中国的小品。节目里，赵本山先生用几句话来概括了这个概念：

“昨天我从家里来，今天我在这儿，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生活就是如此简单，就像汽车的几个挡位，只要你伸出手来操控那个排挡杆，就能够把生命的速度，分解成几个层次。甚至，就像一个简单而又功能强大的开关，黑与白，善与恶，美与丑，一瞬间就可以区分得清清楚楚。

在那时的人们看来，我们本来牢牢地掌握着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只不过我们遭遇了“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北岛语）。在黑暗中，“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既然黑暗已经被太阳驱散，那么我理所当然地能够寻找回自己的钥匙。即便这种寻找包含着血泪与悲痛。

而我们早就抵达了80年代的“将来”。当年的“现在”已成历史。我们在今天眺望未来时，依然有一个问题浮现出来：

我们用什么样的钥匙，才能开启未来之门？

我们曾经以为知道自己来自何地，置身何处，有何向往，但是，20年之后，回望来路，阴霾深重；凝视前方，雾霭沉沉。

一道坚固的闸门横亘在我们面前。

一个巨大的“中国结”悬挂在我们面前。

我们信仰什么？我们为什么信仰？我们的信仰有什么依据？我们能够确定自己的信仰吗？

揭开这个压在心头的现实的结，中国人，依靠什么信仰？

打开这道通向未来的闸门，中国的钥匙在哪里？

废墟上的中国结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两次惊心动魄的巨大事变: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这两次事变其实是一回事:扯着高高飘扬的经幡,扛着暴力的武器,流着决绝者的鲜血,向那肮脏的旧制度进军。人们相信这是一条通向自由之路。当胜利的旗帜插到“万恶的旧制度”的堡垒上时,“时间开始了”(胡风语)。

然而,这只是一种痛苦的一厢情愿。新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治愈旧制度的囊肿,反而使它迅速癌变。20 世纪末,苏醒过来的东欧人痛苦地发现他们已经置身于命运的牢笼时,他们坚决地进行了制度的修改。十几年间,沧海桑田。一个巨大的问号高悬在历史的废墟之上。

我们,就置身在废墟之中。

我们甚至连痛定思痛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们并没有“痛定”。

我们被告知,发轫于 20 世纪初的路径革命,寻找的就是今天的制度果实。今天的制度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它是合适的制度。没有完美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有自己的国家特色。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轨道“奋勇前进”。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独特的,我们要用自己的思维逻辑和民族智慧编制成独特的中国结。中国结,注定要走向世界,注定要让世界为之惊艳。

这是一种洪亮的声音,分贝约略等同于黄钟大吕。

这也是唯一可以公开发出的声音。它不需要任何情感,当然更不需要任何旋律,它只是采取比较高的声调就取得了唯一的合法性。

然而,音量的高低并非是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合法未必合于真理。甚至,未必合于普通人的基本常识。

已经无需做什么“定量”的问卷调查。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身边的人们彻骨的绝望。

在历史的硬币的另一面,新的意识形态有多少丑恶被遮蔽?旧意识形态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可以继承?我们真的发自内心地认同所谓的新

与旧、美与丑的对立吗？

党派和政府，政府和国家，个人和国家，个人和党派，党派和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即便就逻辑的层面来分析，谁能够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它带来了怎么样的一种现实？到底是和谐的、无比美好的，还是分裂的、令人痛苦和绝望的？贪污、腐败、浪费、以邻为壑到底与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原子弹、航天飞机、三峡大坝、扩招、奥运金牌、人口大国，所有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与我们的信仰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信仰还能够救中国吗？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为什么不在河上搭一座桥，或者我们为什么不使用全球标准化的地图来搜索通向未来的道路？中国的江河，中国的人种，真的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结构不相同吗？

一个个问号组成巨大的中国结，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威胁着中国人的心灵宁静。

当年，那些伟大的愤青在寻找着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以为已经找到了。

当年，那些悲壮的愤青在提出强烈的质疑。他们已经失败了。

今天，无数中国青年睁着迷茫的大眼睛拷问着这些问题。他们将会成为受益者还是受害者？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今日中国的留言簿上，质疑的话语虽如滔滔江水，但是一切都停留在不对等的层面上。我们没有讨论的空间。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平台。如果说某些政治理论灌输是鸡同鸭讲，那么其他的话语方式也大多是自弹自唱。北岛说：“道路碰撞在一起，需要平等的对话。”在我看来，一切理论的提出，肯定都有自己的角度，所有的演说都有自己的倾听者。中国需要交流和沟通，甚至辩论。没有质疑、碰撞，就没有对比，选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需要对话，但是对话的空间在哪里？

也许，历史终将证明，今天的旷野上，终将生长出理性的果实，能够让中国人最终品尝到制度的甘甜。但至少在今天，我们没有可能把这颗果实的种子挑出来。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不能够从人类文明的成

果中提取出民主与科学,实在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太恶劣。我们根本没办法获取选择的权利。

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选择。

如此现实,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必然是迷茫和困惑。当落日那最后的一缕光线从废墟上消失之后,信仰的天空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星星在闪耀?

我们的自信在哪里

很久以来,我都为自己民族悠久的历史而自豪。我心目中的文化传统,如滔滔大河,以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从中国历史的源头出发,一路劈山开岩,绕过无数激流暗滩来到当代。人类的文化史上没有第二条河流可以与之相比。我们无与伦比。我们独一无二。我们绚烂的文化传统给了我们心灵的宁静。我们毫无疑问会含笑走向未来。

但现实是残酷的。当我读了更多的书,当我从中国那沉重的文化铁幕中探出头来往远处眺望的时候我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面。

无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发现了,他们比我发现得要早得多。他们是先锋,是探索者。我只不过是汲取了他们的营养而已。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有一个著名的文化热。那时,知识分子热衷于谈理想,谈目标。他们编“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办《当代文艺思潮》、《世界经济导报》,拍《河殇》、《黄土地》。他们“寻根”,或者津津乐道地谈现代主义。政府官员们也在努力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与走向问题。

他们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几千年的文化伦理直到今天还深深地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那么,中国的文化可以自救吗?中国的文化可以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吗?可以建设一种新型的中国人格吗?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我们何以选择?能如何选择?东方文化与现代国家的制度转型有什么关系?

20年之后,在21世纪初叶的今天,中国社会中重新出现了一种叫做“国学热”的东西。地方政府铺排出了盛大的仪式,祭奠孔子,祭奠黄

帝。各种各样的“讲坛”、“讲堂”纷纷钻进故纸堆里，打着普及国学的幌子狠捞了一堆票子，狠赚了一些眼球。懵懂的孩子在大人的指引下穿上长袍马褂去读“四书”“五经”。生性淡泊的老人季羨林先生，竟然发出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论调。恍然之间，皇帝要重新登基，孔家店要重新开张。

【黑格尔说过，历史是一堆灰烬，当我们把手伸进这堆灰烬里面，还能触摸到它的余温。】中国的传统当然也已经是一堆灰烬了，你无论如何努力，它也不可能死灰复燃。但是，人们又无时无刻不置身于这灰烬之中。就像一群茫然的鱼儿，已经习惯了河水的温度。在河水没有完全枯竭，在河床没有完全干涸之前，鱼儿是不会自动离开水的。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完全可以按照它的逻辑来推理。沿着历史的足迹，我们发现，在世界历史上，往往是那些没有什么文化传统的国家更快地进入了现代文明，而那些所谓的文明古国，却往往步履艰难。

我甚至曾夸张地想过，假如我们从来就没有传统。假如我们的文化传统从2000年开始。假如我们从来没有过象形文字、长城、5000年的文化史。假如中国是一个婴儿，2000年的时候刚刚诞生在这个世界之上，那么，我们还有自己的“国情”吗？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可以说我们中国有着自己的特色，可以拒不进入现代的政治与文化之门？我们不是可以直接与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系统接轨吗？

然而问题有更多的复杂性。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即便我们可以祛除文化专制主义的羁绊，小资、波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应该是中国人的追求吗？

比如说，你一直都把个人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你希望在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自由，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反过来说，既然不能够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你的思想还有意义吗？

比如说，你不喜欢集体。但你又不能脱离集体。你不能不喜欢就如你不能拔起头发离开地球。如果不喜欢，你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你必须服从权威。你不能挑战权威，你如果挑战权威，就要受到权威的挑战。

理想中的文化价值在中国的旷野中没有扎根的土壤，那么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中国人，许多人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人格是不一致的。谁都渴望能够整合它们。但是如何整合它们？没有人能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也没有人能告诉人们如何才能通向正确的路径。那么，中国人，就只能让理想和实践分裂才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吗？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当代中国有太多的文化苦痛。这样的文化苦痛使一代人失去了精神的家园。〔灵魂在荒芜里奔突，但是却没有家园；思想像浮萍一样飘零，但是却没有根基。没有家园，没有根基，思想如何自持？〕

搭建我们的信仰之塔

20世纪结束之前十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叫韩东的诗人写了一首诗：《有关大雁塔》。诗中说：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21 世纪开始不到十年的时候，有一个叫赵丽华的诗人粉墨登场了。这位自称为美女的诗人用她的纤纤玉手写下了令人大跌眼镜的“梨花体”诗歌：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在韩东那里，大雁塔的精神早已匍匐在地。它无关于时代，无关于历史，无关于英雄。它只有一个空荡荡的躯壳存留于大地之上，等待着“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或者“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到了赵丽华这里，早就不存在什么精神问题了。白开水一样的感情，白开水一样的表达。无关信仰，无关灵魂。甚至，无关痛痒。

“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的中国人，原本以为，我们的世界是“唯物”的。我们的精神世界只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反映。我们只关注物质世界就够了。我们只需要沿着老师、领导预设的路线“奋勇前进”就行了。我们无须怀疑也不能怀疑。我们的灵魂中没有给质疑留下位置。

然而，当太阳消失之后，当信仰之墙轰然坍塌之后，灵魂的旷野上还能有什么？还能够留下些什么？

从无比坚信到无比怀疑，从迷狂到虚无，这是当今中国人走过的一条精神曲线。

这条精神曲线将会造就什么样的中国人格？

中国人，信仰的家园里，真的已经寸草不生了吗？

中国人，真的就这样漠不关心自己的灵魂了吗？

中国人，已经忘掉了那些关于信仰的表达了吗？

无论如何，我不能相信。

我所相信的是，人需要信仰。工作与休闲之后，狂欢与游戏之后，人们还需要仰望星空。深沉的夜空，黑暗的深处，有无数的星星在俯瞰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中国人，无论是面对世界还是面对自己，都需要有一座信仰之塔。无论在什么时候，信仰之塔都在冥冥之中等待着我们。

这座塔，无论是美的，科学的，还是宗教的，它实质上都是一回事。它是有关灵魂的。它是超越这块土地的。

也许，建成了这座塔，我们才有资格踏上通向未来的道路。

也许，登上了这座塔，我们才能拿到开启中国之门的钥匙。

郑雄

2012年11月

目 录

自序 寻找中国的钥匙

——《信仰访谈录》缘起 001

中国结：昨日、今日和明日 001

废墟上的中国结 003

我们的自信在哪里 005

搭建我们的信仰之塔 007

王晓明 精神危机与精神根基 001

逢神必拜与“渴望”信仰 003

中国问题，世界问题 010

悲观主义是我的心理基础 017

刘军宁 信仰危机，何去何从 023

信仰与代价 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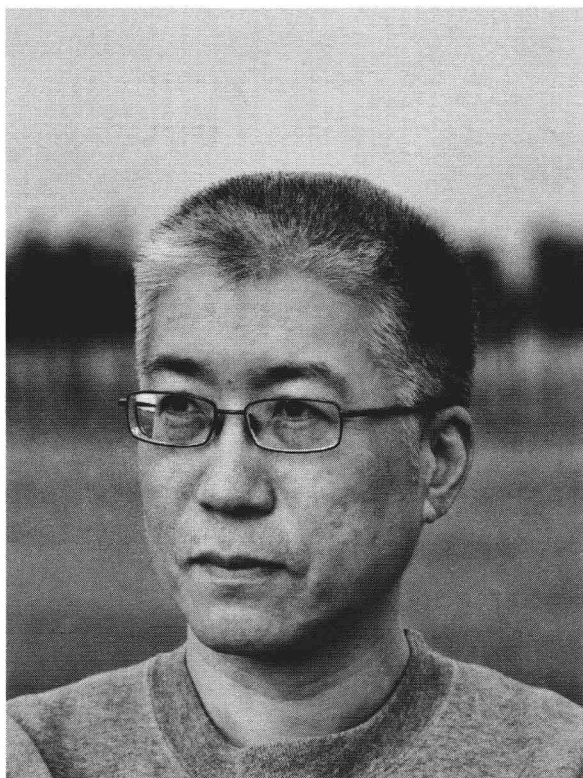
我们的“个人”没确立起来 029

废墟下面有很多的信仰者 032

我和“国学”没关系	036
钱理群 信仰意味着丰富的痛苦	043
一个社会不能既无爱,又无怕	045
坚持理想的人从来都是少数	048
一种特殊的严重性	051
知与行,挣扎与坚守	054
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	056
中国要走一条超越性的道路	059
阎连科 心不安是因为欲望超出了可能	061
世界上没有心安的人	063
什么让生活更美好	068
权力恐惧与权力崇拜	070
弱者才需要强悍地表达	074
不能把生活和写作等同起来	076
张鸣 底线不能突破	079
不是没有信仰,是没有底线	081
人心问题的百年幻灭与拯救	084
我觉得自己的努力还是有效果的	090
茅于軾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095
一个社会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097

背离市场的结果	100
实现目标不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	103
独立思考是创新的前提	104
社会和人心的变化在加速	106
 丁东 寻找共同的底线并不难	 111
精神状态与社会环境有一种互动	113
向上思考的通道需要打开	115
古代思想怎么用,是当代人的问题	118
民间的努力有作用	121
寻找共同的底线并不难	125
 周有光 “国学”二字说不通	 129
文化与“国学”	131
从四小龙崛起谈“新儒学”	135
儒外学术对儒学的冲击	139
所谓“天人合一”	141
 吴思 发现历史,重建信仰	 147
信仰问题与历史病灶	149
解释历史得从单细胞生命出发	153
寻找我们安身立命的观念体系	162
“我怎么也得有‘六十度’吧”	167

萧功秦 寻找我们的精神之根	175
文化断裂与精神困境	177
当下文化已经没有了超越性	181
从传统中汲取新的精神资源	187
失去传统文化的灵性会不会走向民族主义?	190
走向公民社会重建	194
“我怀疑人的理性设计能力”	200
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	203
在边缘坚守	206
后记	214



王晓明,1955年生,祖籍浙江义乌。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紫江讲座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当代文化分析和现代早期中国思想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与同道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著作有《潜流与漩涡》、《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半张脸的神话》、《在思想与文学之间》、《近视与远望》等。